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春秋配

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牢獄中協謀救主

且說耿知府政事精勤，不肯懈怠。因牽掛柳道一案，未審明白，黎明起來梳洗停當，穿上公服，即命擊鼓升堂。坐在暖閣內，專意等候，說：「昨晚差役帶領賈氏前去李花家搜拿秋蓮並李花審問，這時候想也就到。」卻說差捕同賈氏領著李花剛到衙前，差捕道：「列位看這光景，料想太爺已經升堂。待進去稟過，好帶人犯。」這差捕從旁邊角門進去，走到堂前跪下稟道：「奉差到李花家不見秋蓮，只有一個包袱，賈氏說是她女兒跑時帶出的，拿來呈驗。今已將李花拿到候審。」耿知府道：「帶上李花來審訊。」眾役答應一聲，往下急跑，喊聲帶李花。差捕聞聽，將李花推擁到大堂階前，說：「李花當面。」李花無奈，只得雙膝跪下。耿知府抬頭向李花一望，生得少年清秀，不似狡猾一流。只得開口問道：「李花你可知罪麼？」李生道：「老公祖在上，生員朝夕只在書房，攻讀書史，又不欠賬，又不欠債，不知罪從何來？」耿知府道：「哦，你拐藏秋蓮幼女，殺害奶娘老婦，現在你家搜出包袱，贓證已真，又是拐案，又是人命，怎麼你說無罪？快把那郊外如何贈銀誘逃，柳道怎樣行兇殺害，如今卻把秋蓮藏在哪裡，一一從實供來，免動刑法。」李花聞聽嚇得膽戰心驚，不曉來由，無處插嘴應對，唯說：「叫生員從何處說起？」知府又催問道：「你還不招麼，看枷棍伺候。」李春發道：「老公祖在上，容生員告稟，別事真不知道。若問起贈銀事原有情節。那日生員因讀書倦怠，偶到郊外閒行，見個幼女同老婦，相對傷情，那時生員詢問端底，她說為繼母凌逼，因此傷感。俺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仗義疏財，贈她幾兩銀子，其實並無他意。蘆林遇唯有此舉。至於秋蓮私奔，奶娘傷命的事，一切不曉。求老公祖細細端詳，筆下超生罷。」耿知府道：「依你說來，全不知情。這包袱可怎麼卻在你家。不過恃有衣衾護身不肯實說。我今就申文學台，革去你的衣衾。左右與我夾起來。」從衙役如狼如虎的，將鞋襪退去，把夾棍擱下，一個彩起頭髮，那兩個把繩盤了幾盤，喝喊一聲，兩邊人將繩背在肩上，用力一緊，這李生便昏迷過去。你看李春發本是個柔弱書生，嫩生生皮膚，怎禁得這等重刑。大約心似油煎，全無主張。頭如迸裂，滿眼昏紅。一個衙役，拿著一碗涼水嚙在口中，照他頭上啐了三遍，才甦醒過來。歎了一口氣說：「冤枉呵！」耿知府問道：「你招也不招？」李生定神思量道：「若就招承豈不污了一世清名，待不招時，這大刑其實難受。想來必是前生造定的了。耿知府道：「若不招就要再夾了。」李生道：「願招。」耿知府道：「既是招了，退去夾棍。且帶去收監，聽候申詳定罪。」只見禁子走來，上了刑具，帶領回去。說：「這是人命重罪，須加小心。」眾小牢子答應一聲，照常例收拾起來不提。

卻說李翼等候多時，知主人下監，走到獄門說：「哎呀，我那相公啊！」禁子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李翼道：「要看我家相公的。」禁子問道：「是李花不是？」李翼道：「正是。」禁子道：「他是重犯，豈容你進去看視。」李翼道：「大哥，我還有甚須薄敬，望行方便。」禁子接過說：「啊，也罷，我且行一時之方便，叫你主僕相會一面。」遂開了門，說：「你進來切莫要高聲，你家相公受屈的人，待我取盆水來與他洗洗。」李翼道：「多謝大哥了。」說著看見主人，不成模樣，不覺滿眼含淚說：「相公醒來。」李生聞聽把眼睜開，哎呀一聲，說：「痛殺我也，我見了你猶如亂箭穿心，滿腔忿恨，只是說不出來。」李翼說：「相公曲直，久而自明，容小人訪察清楚，翻了此案也未可知。且請忍耐，不必傷感。」主僕兩人正在悲痛之際，忽聽外邊有人叫門，看官你道是何人？原來是石敬坡夜間送了包袱，到了早晨，聽得街面上紛紛齊說，將李相公拿在衙門去了，他心內暗暗後悔道：「早知包袱惹禍，斷不送去。想那李相公是佛心人，遭逢倒運，怎能打此官司，不知何日才得脫身。不免買些酒肉，到監中探望探望，盡點窮心。」隨即提著籃兒進到監門，叫聲：「禁卒哥。」禁子望外一看，說：「做什麼的？」石敬坡道：「裡邊有個李相公麼？」禁子道：「有個李春發，你問他怎的？」石敬坡道：「可將門開了，待我看看他。」禁子把眼一睜，說：「咳，這是什麼所在，你要進去？」石敬坡道：「太爺我還有薄敬。」禁子問道：「多少呢？」石敬坡道：「三百大錢。」禁子道：「不夠，再添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權且收下，俟後再補。」禁子道：「也罷，快些進來。」石敬坡叫聲：「李相公我的恩人呀，你本是讀書人，怎能受此苦楚，我今特來奉看，請吃一杯酒。」李生不知是何人，突然而來，說：「我不用。」石敬坡說：「吃一塊肉罷。」李生道：「也不用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李相公你的諱是春發麼？」李生道：「正是。我和你素不相識，怎好承情，卻來看我。」石敬坡道：「相公你再想想。」李生道：「如此你敢是個拐子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我明明是個賊，他乃認成拐子。既不相識，枉費窮心，回去罷。禁卒哥開門。」李翼道：「相公，他好像那夜在我家做賊的石敬坡。」李生道：「是了，快叫他轉來。」李翼趕上說：「石大哥轉來。」石敬坡道：「認得了麼。既然認的，不必細說。我蒙過相公厚恩，殺身難報，今送來一壺酒，聊表寸心。相公吃一杯罷。」李生道：「拿來我吃一杯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再吃一塊肉何如？」李生道：「吃不下去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恩人所犯何罪，監禁在此。」李生道：「連我也不知犯的何罪？只那晚屋簷上掉下一個包袱，認就誰家失盜，賊人遺下的。不料天明，姜婆就帶領公差拿我，說我殺了她家養娘，窩藏她家女兒，名喚秋蓮，偏偏包袱又現在我家，大老爺不問曲直，除名動刑，屈打成招，問罪收監。」石敬坡道：「相公那殺人罪，你如何輕易承認。」李生道：「刑法難熬，不得不然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恐怕殺人即要償命，誰是你的救星。還有一件，秋蓮尋不著，只怕責比你哩。」李生歎口氣道：「姜秋蓮與你哪世冤家，害得我好苦，就死在陰司，也不甘心。」正說話間，只禁子走來，說：「老爺查監下來了，你們快都出去罷。」李翼與石敬坡同道：「相公放心養著，我們不時來看你。」遂出了牢門。石敬坡說：「李翼哥我兩人到僻靜處，有句話講。」李翼說：「使得。」二人到個孤廟中，石敬坡道：「請問相公就沒個至親好友麼？」李翼道：「有個契交，在集俠山住。」石敬坡道：「何不去求他相救。」李翼道：「我也想去，就是牢中沒人送飯。」敬坡道：「這個有我。」李翼道：「姜秋蓮也要尋找。」敬坡道：「這也有我。」李翼說：「如此說石大哥轉上受我一拜。」慌得敬坡扯不及，遂同拜起來。李翼道：「感謝大哥慷慨，既允送飯，又尋秋蓮。倘我主人得脫牢獄，我主僕不肯忘你恩情的。」敬坡道：「你說哪裡話，我受過活命之恩，比不得陌路人，定要事事關心的。」李翼道：「這叫做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了。」敬坡道：「李翼哥，集俠山之事要緊，不可遲延。」李翼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就是那秋蓮之事，須煩留心。」敬坡道：「在我身上，不消說了。」李翼道：「我即刻起程去罷。」敬坡道：「我送你一程何如。」李翼道：「不可，各人辦事要緊，請罷。」二人作別去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